

王清心 著

桃花红了

落花也风流 之二



中国文联出版社

落花也
风流

之二

桃花红了

王清心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红了/王清心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 3

ISBN 7-5059-4251-4

I. 桃...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W.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0764 号

书 名	桃花红了
作 者	王清心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印 刷	北京神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14 千字
印 张	10
插 图	22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251-4/I·3316
定 价	18.00 元



王清心，女，美籍华侨；大学时代念的是科学，却一直酷爱写作，现供职于美国杰克逊财团。1994年大病一场，之后专事股票投资买卖，遍游世界各地名胜古迹，闲时从事写作。

长篇系列“落花也风流”之一《七妹如歌》、之二《桃花红了》，为作者近年之力作。

前叙·····	(1)
本书人物小传·····	(3)
第一章 女子就是戏·····	(5)
第二章 新主角是工农兵·····	(31)
第三章 孙秀峰与儿子·····	(55)
第四章 戏前戏·····	(77)
第五章 李兔·····	(112)
第六章 公主与王子·····	(140)
第七章 叛逃·····	(175)
第八章 完美也是一种绝情·····	(218)
第九章 孩子是谁的?·····	(234)
第十章 裸奔长城·····	(270)
第十一章 黑公主·····	(309)

前 叙

1999年2月29日晚，名演员麻书芬过生日，有几个有闲文人酒足饭饱后，说起什么是戏，什么是演戏，作者笔录如下，权且当序。

一说：最初，人知道假装，开始编造，是一种文明，也是演戏。会作假，做得跟真人真事一样，做得比真人真事还有趣味，就是好戏。

二说：装一个人，不是自己，就是演戏。

三说：原始人打猎时有惊险，有得意，回来要说给人听，比画给人看，夸大给人看，如一头老虎争面獠牙扑过来，一条蛇从身上嗖地窜出八杆子远，一只野鸡脖子被扭断，又呼呼啦啦飞到树杈子上，一只白狐，深更半夜，摇身一变，变成个美女钻进了山洞里。这里面就有了戏。还有小孩子过家家，你装爹，她装妈，一块木头当作小孩子。人天生就会演戏，也要演戏。

三又说：人会产生恐惧感，恐惧产生出宗教。宗教仪式，也就是一种演戏。瘟疫病死，洪水干旱，暴风骤雨，惊雷闪电，让人恐惧，产生出图腾、求雨、祭天、殡葬仪式，也就是初始的宗教与表演。

一又说：戏演人生，人生演戏。演戏给人看，也演给自己看。戏有悲喜，有正邪，人有三六九等，高低贵贱，可都得活下去，活下去就是戏，就得演戏。

二又说：一人一出戏，人人都要舞台，脚下都有一方舞台。

麻书芬说：你们是吃饱撑的，才有闲心在这里说戏做戏。

本书人物小传

白桃：1951年生，花凋村人，北京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七三级，22岁。1974年成名，1975年留校当老师。1976年因生活作风不好被开除公职，后破罐子破摔，索性放纵下去，惹出大事，被驱除出境。

李芸芸：1951年生，白桃同班同学，来自东海舰队文工团。演过一部电影，随即成名。她长相好，性情也好，没主见，人见人爱。

麻书芬：如画中古典美人，常说粗话脏话。

张红婴：性情温和，天生一个干部胚子。

史美安：傻丫头，倚傻卖傻，心里一点也不傻。

王国英：导演系七三级学生，面善心狠。

张小双：戏文系七三级，退学，后来在东四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进修。有才气，性格变化无常。

马虎龙：七三级，戏文系留校生，团委书记。在日本因男女关系被捕。

李兔：人民大学哲学系1974年毕业生，去内蒙古一年，入了党。

葛玉香：脸又白又大又圆、小眼睛塌鼻梁。

孙严：父为某部部长，继母为戏剧学院党委书记。

王守业：七三级学生，年纪最大，知才、识才，自己却

无才。

夏爽：白桃的同学，短小精干，心性博大，原系某剧院编剧，长相不佳，专吃漂亮姐豆腐。

陈一平：七三级。导演系学生，废稿等身，从不发表。

孙秀峰：莎士比亚专家，有个傻儿子。

李书记：孙严后妈，小时是刀马旦，练错了功，身子变方，腿变细，也失去了腰线。她有一双小手，雪白粉嫩，说话时常做动作，不说话时，常放在惹眼处。

第一章 女子就是戏



火车磨磨蹭蹭，在大平地上，爬了小半夜，天光见亮，眼前露出个巴掌大的月台。火车身子一晃，对面座上，一个男人往前一栽，正好撞到白桃怀里。白桃忍住疼，将那男人推回原处，火车哐当停了下来。那男人睁开眼，擦掉口水，吸吸溜溜说：哎哟，对不住，碰疼你了？白桃扫他一眼，只见这人身穿对襟粗布黑夹袄，缅甸黑便裤，千层布底圆口黑条绒鞋，黑线帽，一把捋。青年人老头儿打扮，又别扭，又不安分。白桃心里说，这人讨厌，嘴里说，你没碰到我。

我姓孙，单名严。庄子里老人叫我小孙子，小孩子叫我老孙子，还有叫我孙猴子、孙大圣的，人多口杂，叫什么都有。白桃扭过头，没再接话茬儿。

三等硬座车厢，人挨人，人挤人，包裹行李，扁担箩筐，横三竖四，满地都是。

只停两分钟噢，大家让出一条缝儿，下车的，快一点儿噢。列车员推开车门，扯开嗓子叫，倚腔倚调，嘴里嘟嘟喷出大蒜气味。孙严说：这地方出蒜头辣萝卜。白桃盯住站台，一个小女孩在卖熟鸡蛋，屁股后头，磨出拳头大两个窟窿，有风往里灌，白桃浑身清冷，脸上激出一层鸡皮疙瘩。

老同志，车里这么挤，您不能躺下来，一个人占两个座儿。一个男中音，纯粹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儿音从舌尖卷过舌根，冰球一样溜出嘴唇。

孙严抬起头来，瞟一眼车箱顶头的話匣子，再东张西望，一条大汉竖在远处，挺拔威武，军人模样。

大哥，行行好，俺生肝病，坐起来就想拉，就想吐。黄脸老头缩头蜷腿，像一团破褥烂被丢在座上。那汉子坚持说：你看我的票，这座儿是我的。

你当这是大戏园子，对号入座呀？狗鸡巴慢车，不兴这一套……哎哟，我的小乖乖，是业余知识青年哟，一旁挤去，让你二大爷我两腿伸直，好好睡一会儿。黄脸老头窜了起来，一伸展，又倒头睡下。穿军装的汉子面无表情，举目四望，两眼如灯。孙严朝那汉子招招手，拍拍横在腿边的半截麻袋。穿军装的汉子走过来，他冲孙严点点头，坐到麻袋上，解开黄书包，掏出一只红蓝双色铅笔，一本大书，土坯一样厚重。他埋头读书，不再说话。孙严上下左右打量他，一身洗白的蓝军装，四个兜儿，衬衫领子雪白，围住一截脖颈也雪白，还有军用皮鞋，半新半旧，擦得锃亮。听口音，看装扮，这汉子来头不小，不是将门虎子，也是什么名门之后。白桃早拿眼梢勾过去，心里生出千般敬意。她恨不得将自己缩到座位底下，尤其脚上那双破球鞋，前露蒜瓣，后露鸭蛋。人靠衣裳马靠鞍，出门前，她换上白的确凉衬衫，白塑料凉鞋。三姐说：车上揉搓几天几夜，你就这一套场面行头，留到进城前一站再换上吧。三姐说话，她得在意，三姐最顾家，也最疼她。三姐工资低，又没有积蓄，借了钱，为她买车票，置行装。眼下，她觉得三姐没远见，悔恨听了三姐的话，穿上这身破烂，让她失掉眼前的好机遇。

孙严问：大姐，你是花凋人？白桃心一惊，两手不由自主捂住腿上的黄书包。孙严撇了撇嘴，她脸一热，耳根脖颈红起来。她怕惹那汉子注意，她恨孙严多嘴多舌，偏偏孙严又问上一句：你上大学去？也是戏剧学院？白桃瞅住孙严，

心思一团乱麻解不开。他是什么人？怎么知道我的底细？那汉子抬起头，没看白桃，只冲孙严上下打量几眼，一笑，极浅，嘴角略微牵动一下，像咽口水。白桃松了口气，心里又觉得委屈，这汉子知道我去北京上大学，居然没生一丁点儿好奇心。孙严鹅一样，伸长脖子，嘎嘎干笑两声说：大姐，第一次出远门？不要怕。在草老集火车站，你三姐交代你一遍又一遍，要你到学校就给家里写信，当时我就坐在你俩对面。白桃拿眼瞟那汉子，见他没动静，心里暗暗怨恨：我就不信邪，你对我这么木愣。她灵机一动，找出个话题，与孙严你一句，我一句，有心搭出一座话桥。

听口音，你是草老集人？

不是草老集，草老集西一百多里呢，白湖农场北边，西坝子人。大姐，你有心事？打从上车到眼下，你不吃也不说话，我看了心里都憋闷。

眼不见心不烦，你不看我，心里就不烦了。

你饿吧？给，我家树上的大红枣，烫熟晒干，咬到嘴里甜蜜蜜，肉筋筋，好吃死了。

吃枣子反胃，我不喜欢吃。

熟的不要紧。多着呢，大家一起吃才热闹。孙严将破皮箱从座位底下掏出来，打开盖，抓出几把大黑枣，放到茶几上。

旁边人问：你带这么多黑枣，贩卖的？眼下小市场查得紧。

孙严哼哼叽叽，答不出个头绪。

白桃拿眼盯住那汉子不放，孙严冲她眨眨眼，做个鬼脸，将一把大枣放到那汉子的书上说：活动活动嘴，歇歇歇

息眼睛。那汉子将枣子搁到茶几上，冲黑皮箱与黑皮包愣看一会，朝孙严道了谢。孙严对白桃挤了个眼神，拿玩笑话与那汉子勾搭起来：我说同志，你到哪站下车？那汉子扬起头，一脸帅气刺人眼睛。他说：我叫李兔。人大哲学系的。孙严一笑说：你名字好听，像农民，也像大艺术家。可是兔子的兔？李兔只嗯了一声，只顾埋头看书。孙严心里想逗白桃，脸上装出一本正经说：妙极了，自古到今，哲学与艺术，天配一对，地设一双。白桃瞟一眼李兔，李兔瞟一眼白桃，俩人心里像有鬼，脸皮一起红起来。白桃将脸贴在窗玻璃上，心里滚热，嘴里却冷冷地说：这么大个人，话也不知道轻重。李兔冷笑一声，眼角再不夹孙严一下。孙严说：对不住，交浅言深，二位不要放在心上。

火车又爬了大半夜小半天，三人在蚌城转成快车。买了车票，存了行李，三人站在茶摊子边喝了茶水。孙严说：要等到晚上九点半，九个钟头，不如上街洗个澡，吃顿饭，好好逛逛。白桃心花蓦地开大，脸上露出喜色。李兔说：你俩逛去吧，我要去见一位朋友。白桃很不乐意，心里想留住他，嘴里说不出来，脸上不自在起来。孙严心里明镜一样，想帮白桃留住李兔。他付了三人茶水钱，一笑说：一起吃了饭，你再去看你朋友也不迟呀？李兔连忙摆手说：不行，我们说好的。白桃心里猜想，他这么急，一准是女的。她嘴里说：让他走吧，他朋友等急了不好。孙严鹅样伸长脖子，干笑两声，拍一下白桃肩膀说：死要面子活受罪。咱俩逛去吧。白桃闪身躲开孙严手臂，撇清说：你说啥疯话？谁跟你去逛街，我也得去看个亲戚。李兔与孙严一起犯愣，同时问：你有亲戚在这里？白桃说声有，我们晚上见，扭身就

走。她知道两个男人都从背后看她，便扭身摆臂，故作姿态，恨不得走出一路花来。她穿过横街，拐弯处，偷偷朝茶摊那边瞟一眼，两个男人已经不在，她心里一笑，腰身脚步一起松下来。她一路东张西望，街两旁小摊大店，有买有卖。行人道上，三五成群，来来往往，人人都有目的，都在奔忙。只有她，不买不卖，不知要去哪里。她走进一座大楼，门脸上挂个大牌子：蚌城第二百货商店。白桃绕女装部转一圈，外面穿的，里面衬的，她都缺，都想买，又都买不起。尤其那条三角裤头，粉红色，尼龙丝，半透半明，光拿眼看，男女都会出汗。她心里说，这么透明，穿跟不穿一个样。她勾头朝玻璃柜里看一会儿，心里笑自己说：就是这么透明，这么若隐若现，才招我这么喜欢。

柜台里，老少两位女营业员，一齐望过来，一冷淡，一骄横。白桃心里骂，蠢货，有眼无珠，你俩傲个屁！小蚌城能与北京比吗？站柜台的能与一个大学生比吗？你俩装公主，我还要做女皇呢。她大声发话：同志，这条裤头……这条短裤，拿给我看看。老女营业员拿眼朝她身上横竖扫两下，给小女营业员递了个眼色。小女营业员走到柜台前，香水气味热热闹闹跟过来。老女营业员一边不冷不热撂过一句：这是侨汇柜台。小女营业员下颌朝上一扬，两眼大睁，不看白桃，说：进口的，15块一条。白桃朝老少各瞪一眼，终究腰包干瘪，没有底气，话也说不响。莫说侨汇，就是要钱，她身上也只有5块。她心一酸，硬起头颈，装出不屑一顾，走出商店。她靠在电线杆上，愣怔一会儿，瞟一眼楼顶大钟，才过一小时，却像捱了一年。闲极无聊，她终于找出一件事情可做。她抓住一个过路小学生，问：近处可有公



园？小学生一眼盯住她脚上破球鞋说：南山公园，要走两小时呢。白桃又问：有没有汽车去？小学生哦了一声，说：哦，你要坐汽车呀？有，二路，才涨价，两毛五分一张票。白桃摸一下那孩头问：近处可有个澡堂子？小学生觉出亲近，歪头问：你是乡下来的吧？白桃低头看脚上破球鞋说：就因为这双破球鞋，你断定我是乡下人？小孩说：蚌埠人不叫澡堂子，叫浴室。大马路头上有一家，叫人民浴室。白桃说：我是去北京上大学的，你信不信？小孩歪头瞅她一会，使劲点头。白桃咯咯笑起来。

2

晌午过后，澡堂里没有几个人，白桃躺进大澡池，张开四肢，半个时辰一动不动。热气湿气钻进皮肉，钻进骨缝，那份亲热，那份舒服，让她浑身酥软。这是她第二回泡澡堂子，头一回是五年前，在省城，演完《红灯记》……热水灌进下体，她不由自主，两腿扭动，张嘴哈气。

快活呀，哦？

白桃一惊，睁开眼，热气里看不清那说话人年纪、丑俊，影影绰绰看见一张马脸，一尺多长，湿淋淋，红扑扑，浮在对面。马脸移近，噪音清脆：实话不瞒你，我守寡那年，四十一岁，那事正在兴头上。常言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似虎。你猜猜，我怎么熬过来的？白桃愣住，马脸凑近白桃耳朵根处说：全靠泡澡堂子。白桃心里生厌，恨不得蹿出水池，又舍不得这热水，毕竟花了两毛钱，不能只洗一半。她离那马脸一步开外，装聋作哑不搭话茬。那马脸倒也